

法国资产阶级史

从发端到近代

〔法〕雷吉娜·佩尔努著

上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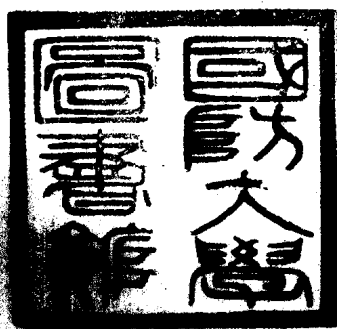
法国资产阶级史

从发端到近代

〔法〕雷吉娜·佩尔努 著

康新文 等译

上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2 035 4458 4

Régine Pernoud

Histoire de la bourgeoisie en France

1. Des origines aux Temps modernes

Editions du Seuil 1981

根据瑟伊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法国资产阶级史

(上册)

从发端到近代

〔法〕雷吉娜·佩尔努 著

康新文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2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03,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ISBN7-5327-0442-4/K·027

定价: 8.85元

(沪)新登字111号

60k02/30

译者的话

公元10世纪前后，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而遭到遗弃或毁坏的城镇又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在法国重新兴起。从此，一种新兴的社会成员闯入了这个只有教士和乡下人（包括封建主和奴隶）生活的乡村世界，这就是日后将在历史舞台上大有一番作为的资产者。

资产者虽然产生于乡村世界，但不以耕种为本，而以经商为业。他们吃苦耐劳，勤勉简朴，富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冒险精神。凭着特有的灵活性和精确的算计，他们日益在商业贸易中积聚起巨额财富。随着历史的进程，他们逐渐形成了一股蓬勃向上、勇于改革的强大势力，人们称之为：法国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生阶级，当时遭到了教会势力和封建贵族的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与代表腐朽势力的教会和王室进行了顽强而又巧妙的斗争。它利用手中的巨大财富，通过借款、包税、联姻等手段，分化瓦解封建诸侯，跻身于贵族阶级，逐步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大权。

资产阶级掌握了经济大权之后，积极发展商品工业和海外贸易，对外大搞殖民扩张，征服和掠夺弱小民族。对内则采取横征暴敛、偷税漏税等手段中饱私囊、敛聚财富，继续在财势上控制封建贵族，要挟王室诸侯。此外，它还通过法律、哲学、文化艺术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宣传，影响社会，制造舆论，为最终夺取政权作好准备。

经过几个世纪的惨淡经营和顽强奋斗，法国资产阶级终于自认羽毛已丰，可以独坐天下了。于是，便发动了1789年的著

名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此后，它又相继在1830年和1848年的两次大革命中挫败了封建复辟势力，夺取了国家政权。

夺取政权，既是资产阶级的发展顶峰，也是走向没落的开始。资产阶级一旦政权在握，便失去了昔日的进取精神，思想上日趋保守，政治上日趋反动，生活上日趋腐化，道德上日趋败坏，由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蜕变为阻碍历史前进的阶级。

这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史》为我们描述的资产阶级由产生、发展、壮大到走向衰败的全过程。

《法国资产阶级史》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的史学专著。作者雷吉娜·佩尔努(1909—)是法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在研究中世纪史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她出生在法国涅弗勒省的希农堡，在马赛读完了中学和大学。此后，她赴巴黎深造，先后就读于巴黎文献学院和卢浮宫博物馆学院，获国家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史学研究，并相继担任兰斯美术博物馆馆长和巴黎国家档案馆馆长。佩尔努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勤于笔耕，自40年代以来，共出版了20余部历史著作。现在，她虽已年逾古稀，却仍然孜孜不倦地耕耘于史坛，潜心于中世纪史的研究。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各国史学界的交流，多次到美国、加拿大、苏联、联邦德国、瑞士、日本讲学。这次乘《法国资产阶级史》译稿即将完成之际，我不揣冒昧请她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她虽然与我素昧平生，却慨然应允。她那种对中国的美好感情跃然纸上，凝聚笔端。

《法国资产阶级史》初版于1962年，这次奉献给读者的中译本是根据巴黎瑟伊出版社1981年的再版本译的。如果本译本能够为我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史料，能够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和认识法国社会有所帮

助，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1989年适逢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200周年，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献上《法国资产阶级史》的中译本，也是不无意义的。

《法国资产阶级史》的翻译和校订工作由康新文、刘惠杰和晓文3位同志参加，分工情况如下：

上册的前言和第1—12章由康新文翻译，晓文初校；第13—18章由刘惠杰翻译，康新文初校；下册的第1—7章由刘惠杰翻译，其中第1—4章由晓文初校，第5—7章由康新文初校；第3—10章由康新文翻译，晓文初校。全书的统校、人地名查考、译者注释、体例统一和最后审定均由康新文负责。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法国外交部的赞助，我们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谬译之处在所难免，诚望翻译界的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教正。

康新文

中 译 本 序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能够有机会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确实使我惊喜万分。

说实话，我当初撰写这部著作时，并没有想到它会使法国之外的广大读者感兴趣，尽管我也意识到资产者——这个典型的法国人物所具有的国际性特征。我之所以撰写这部著作，还由于我深知自己植根于法兰西土地之上，这不仅因为我出身农家，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同时也因为我的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和我在国家档案馆度过的岁月。

我开始撰写《法国资产阶级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研究中世纪史的过程中，我奇怪地发现资产者竟是产生于乡村世界，以十分奇特的形象首先出现在封建领地。此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经常和我的弟弟乔治·佩尔努在一起谈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共同确定了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曰：资产阶级时代。我们用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时代是与封建时代和骑士时代相对立的。当时，我们都还很年轻。但是，我们俩很快就认识到选择这样一个几乎是全新的课题，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项浩繁的历史研究工作。

因此，我便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并尽可能地把我在文献学院所接受的教诲应用到研究中，这就是：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精确严谨的治学精神。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18年，直到1962年，这部两卷本的《资产阶级史》才最终问世。它记述了资产阶级自“资产者”一词在文献中首次出现(1022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的全部历史。“法

国资产阶级”史学权威夏尔·莫拉泽对我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从文献资料角度来看，至少到第三共和国时期，即1880年前后，这部著作是无可挑剔的。应当承认，我在记述第三共和国时期时心里并非没有厌倦之感。我唯一感兴趣的，曾是参考有关我们20世纪的资料，因为20世纪目睹了资产阶级统治势力及其所产生的文明怎样在法国走向崩溃。

然而，随着手头上的文献资料日益丰富，我在许多问题上修正了自己的最初观点。因为，这个历尽人间沧桑的资产者有着极其丰富多彩的命运，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适应能力。我认为，资产阶级的发展经历了3个鼎盛时期。首先，是在12—13世纪。在这个时期，它是一位开拓者，建造了许多至今仍然代表着法兰西面貌的城市，并且怀着强烈的冒险精神，来往于江河湖海之上。一些资产者甚至远渡重洋，到充满新奇的远东世界去冒险。当时，远东是进行丝绸——这种梦一般美妙的丝织品曾是尊贵和富有的标志——和化妆品、调味品等香料贸易的发源地。所有这一切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充满芳香！

第二个鼎盛时期是在17世纪，即被人们尊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的统治时期。到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不再满足于经商，不再愿意冒航海的风险，受行路的劳累。它开始寻求君主的保护。它服务于正在迈向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这不仅给它带来了名誉和声望，同时也给它的经济活动增添了行政权威。这时，受过大学高等教育并通过高等法院，特别是通过巴黎最高法院产生了社会影响的资产阶级，开始与乡村世界、领地制度分道扬镳，建立起一套日后将普及整个法国的城市制度。直到今天，法国的行政机构仍然奉行着科尔贝尔大臣颁布的法令。另外，资产阶级还通过笛卡儿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以

逻辑推理和理性推理为基础的哲学，并建立了以莫里哀和拉辛等伟大人物为代表的古典文学——它至今仍是培养法国年轻人的基础课程。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于是，它从贵族阶级——凡尔赛王宫的装饰品——的子孙后代手中夺取了政权。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国内外战争的殊死搏斗之后，它终于建立了受国家保护的太金融和大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权。此后，它便亦步亦趋地追随英国，强占海外领地，剥削有色种族。从这个第三阶段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将会在20世纪走向没落，同时也看到了有色种族争取独立自主的道路将是艰难曲折的。

我认为，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轨迹大致如此。尽管我们很难想象今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我们至少应该看到，这个不断更新的资产阶级无可置疑地创造和建立了现代文明，而它的成果正在为整个法兰西民族所分享。今天的法国人民正在试图分散国家集权，抛弃支撑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从而在地方自治问题上再次显示出它的创新精神，并决心在尊重他人权利的同时担负起人类应负的职责。在这些方面，人们可能会看到妇女的价值将再次发挥作用。在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妇女的价值曾经被埋没。现在，妇女正决心重新寻求她在封建时代所拥有过的地位：平衡的保证作用。因为平衡就意味着在人类必不可少的相互补充中及其行为的众多差异中，需要两个平等因素的存在。

不管怎样，我很高兴地发现在法国的历史上，即使在古典主义时代，法国都始终对中国投以好奇的目光，怀着强烈甚至狂热的兴趣。18世纪的异国情趣就是以酷爱“中国货”为代表的。来自中国的一切，包括精美雅致的家具、瓷器、绘画、工艺品

等，一时间风靡了整个法国，使专营高雅商品的商行生意兴隆。中国产品以其精雅别致而长期深受人们的喜爱。

此外，法国人民对于中国为整个世界所作出的贡献，对于它那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对于它那馈赠给我们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发明，都始终怀着仰慕和感激之情。我这里且不说中国的烟火——我本人对烟火的酷爱达到了如醉似痴的地步，以致我的亲友们都戏谑我是“返老还童”！我只想在此对中国这个广袤而又陌生的国度，这片既产生了乡村文明，又孕育了高度技术文明的辽阔大地，表示我深切的感激之情：不正是它向整个世界奉献了一份无法估价的厚礼吗？这就是我此刻正用来写字的纸——为传播文化作出了最杰出贡献的纸！

雷吉娜·佩尔努

1986年7月21日

于巴黎

引 言

据英国编年史载，1160年前后，达勒姆城有位名叫雷诺的修道士某日被派往附近的芬查尔森林，探访一位生活在那里的隐士。这位隐士在林中过着十分克己的、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他在自己搭的窝棚里席地而眠；搀有草木灰的大麦粉烤制的面包是他的主要食物，此外便是用林中的野果野菜果腹。这位名叫戈德里克的隐士因此获得了崇高而圣洁的名望。人们传颂着关于他的神奇故事。雷诺的访问就是想趁隐士在世的时候，请他详细讲讲他那坎坷的经历，以期教育基督教民。

当雷诺说明来意后，隐士却低下了头，显得十分激动：“朋友，你想知道戈德里克的一生吗？戈德里克早先是个粗俗不堪的庄稼汉、卑鄙下流的私通者、唯利是图的高利贷者、寡廉鲜耻的大骗子、善于谄媚的小人、爱说大话的无赖，是一个既不安分守己而又淫荡好色的无耻之徒。你完全可以这样来描写戈德里克，甚至可以把他描写得更坏。”

老人用这些偏激的字眼概括了他那经商的过去。这种激烈的情绪出自他对那个时代的憎恶。在那个时代，世俗的贸易比上帝的爱对他更具有吸引力。

他的生活道路确实坎坷不平。11世纪末，他出生在诺福克郡沃波尔的一个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田间劳作越来越不感兴趣，他渴望更加丰富多彩、更能赚钱的生活。头脑灵活而又不失谨慎的年轻人对商业产生了兴趣，如史书记载，他开始只是做些小本生意，“买卖些不值几个钱的小东西，但却从中学到了赚钱的艺术；就这样，年轻人逐渐开始运用他在少年时

代就表现出来的才能，从事起赚大钱的买卖”。

一天，他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头海豚，为了把它拉到岸边，他差点被突如其来的潮水卷走；出于对上天的感激之情，他前去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①朝圣。回来之后，他继续经商，但这回却是同一些大贸易商合伙从事海上贸易。不久，他们的买卖就兴旺发达起来（据史料记载说，“他们积蓄了财富”），他成了一条商船的两股东之一，并在另一条船上拥有1/4的股份。这是当时的习惯，商人航海使用的货船按投资比例分为若干股。就这样，戈德里克在16年内成了财运亨通的大航海商。他同时还是个虔诚的教徒，无论到什么地方做生意，从不忘却朝拜那里的圣地。有一次，商船在叙利亚的一个港口靠岸后，他曾经前去耶路撒冷朝圣。叙利亚的各港口当时是商客云集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可以购到最赚钱和最受顾客欢迎的东方珍贵香料。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他又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②稍作逗留。到家之后，他又说服母亲同他一起去当时的基督教圣地罗马完成了他的第三次大朝圣。从罗马归来后，他就改邪归正了。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施舍给穷人，其余的全部变卖。他请求家人为他祝福，然后弃家而去，因为他向往隐士的生活。

这就是芬查尔森林中苦行者的忏悔。他于1170年5月21日离开人世，死后被封为圣徒；5月21日作为他的圣名瞻礼日从此载入了基督教历^③。我们应当感谢那位探访的修道士为我们记

① 圣安德鲁斯 (Saint-Andrews)：位于苏格兰东部的法夫郡。公元908年在这里修建的圣公会大教堂在12世纪成为苏格兰的首席主教府。圣安德鲁斯系圣·安德烈的英文译音。圣·安德烈为传说中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译者。

②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Saint-Jacques de Compostelle 或 Santiago de Compostela)：西班牙名城，在拉科鲁尼亚省境内。因传说耶稣十二使徒中的圣·雅各 (Saint Jacques) 安葬在这里，故名。——译者。

③ 戈德里克的故事引自比利时史学家亨·皮雷纳的《城市和城市机构》一书，见第1卷，第367页。

载了这个节目。但是，修道士感兴趣的主要是戈德里克改邪归正后的生活细节，是他在这段时间内以及死后有关他的坟墓的奇迹。而当代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则是芬查尔森林里的戈德里克的故事为我们勾画出了11世纪和12世纪贸易复兴时期的一个商人的生平：他最初收入微薄，只能靠意外的收入做点小本生意，这时与其说他是店老板，倒不如称他是流动小商贩更确切；后来，他凭着自己的精明，逐步扩大经营范围，终于成了买卖兴隆、财源茂盛的富商大贾。他所具有的冒险精神又驱使他投身于担巨大风险，但却能赚取巨额利润的海上贸易。

但是，如果把戈德里克的经历看作是中世纪商人们的共同经历，那是很不确切的，更不能认为它是商人产生的典型事例，因为，并不是所有商人都出身于平民百姓。在中世纪的银行家城市阿拉斯，就有四大家族，其姓氏表明他们出身于贵族，如其中的“朗斯蒂埃”家族，其姓氏意为“执长矛的人”。至于在修道院或领主城堡周围形成的一些城市里，可以肯定许多商人本来就是高级教士，他们最初负责修道院或领主的采购事务，同时兼为自己的利益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在意大利，尽管封建制度从来没有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强大，但至少有一部分靠贸易发财致富的家族是王室贵族的后代。在商人的行列里，除农民的儿子外，还有许多船夫和装卸工，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劳动为他们做些小本生意提供了机会，他们当中的最精明的人也就成了富户。此外，所谓农民，也决不意味着都是穷人。例如：大约在1089—1095年间，有两位名叫奥伯勒德和罗梅尔德的女农奴出售她们在博韦城的房产，那房产恰好座落在集市附近。这说明，即使是农奴的后代，最初也拥有相当的购买力。

戈德里克生平的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人物的历史例证，这个人物在3个世纪以前是不可能产生的。实

际上，一个重大的事实对10世纪和11世纪的西方经济史起过决定性的影响：贸易的复兴。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可以说是个由许多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封建领地组成的混合体。总之，那是一个以乡村和土地为生活中心的时代，一个贸易和往来极少的时代。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的，是一个现已被人遗忘了的人物，带着商品往来于各地的货郎。法国的地图因此而彻底改变了原样：新的道路（包括陆路和水路）和新的城市犹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出来。新兴的城市必然产生新的生活方式、新的都市文明以及这种新文明所特有的新制度。

历史学家们为这一经济复兴找出了许多原因。有的史学家认为，它与外族入侵的停止和随之而出现的安定局面不无联系。诺曼人在北部和西部的掠夺以及撒拉逊人在地中海沿岸的抢劫都停止了（撒拉逊人的最后巢穴加尔德费雷内在公元972年被摧毁。此后不久，马赛城圣维克多修道院的修士们重新修起了修道院的高墙），人们得以比从前较为放心大胆地在路上行走往来。此外，这也是个人口大发展的时代。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但它在当时还不会像今天这样令人忧虑，反而为开垦荒地、排干沼泽和改进农业技术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动力。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渐推广三年两造的三圃制，代替了耕种一年休闲一年的旧轮作制。农民引种了新的谷物，如在外族入侵之前欧洲没有的大麦。从此，大麦便养育着那些生活在这块小麦难以生长的贫瘠土地上的人民。从一些地名上也可以看出当时在开垦荒地和丛林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如：“埃萨尔”，意为“被开垦的丛林”；“库蒂尔”和“博尔德”则是指“森林的边缘”。还有些不常用的名字，如“阿尔蒂格”、“拉孔达米纳”等。

最近有些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在中世纪末，货币流通量的大量增加，主要是由于东方市场的重新开放；“穆斯林

黄金”可能已进入贸易流通，刺激了经济生活的复兴。

总之，无论什么原因，各种文物和文献以及地名学的研究都证明了这种复兴从10世纪末叶开始在法国就已十分明显。经济的复兴和技术的巨大发展是同时发生并密切相关的。10世纪末，人们学会了用马驾车，使它能够运载比过去重10倍的货物；为了成倍地提高马的运载能力，人们又学会了为它掌蹄铁和增加驾车牲畜的头数。人们不仅学会了利用水能，并且还很快学会了利用风能；在河流两岸和山坡上，大量的水风车昼夜旋转，它们不仅被用来磨面，并且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带动鞣革机、铁匠的大锤和木匠的大锯。人们开始治理河流。在海上，舰舵和罗盘的应用使航海者摆脱了数千年的束缚，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只能沿着海岸航行和靠北斗星识别航向。矿石的开采也在西方各国盛行起来，采矿工具的不断改进，提高了劳动效率。两百年内，仅在法国搬运的“矿石就比拥有金字塔的埃及在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搬运的还多”^①。人们建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建筑物，希腊和罗马最宏伟的教堂也从来没有达到博韦教堂穹顶(47.5米)或斯特拉斯堡教堂尖顶(148米)的惊人高度。

而且，这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复兴，同时也是精神、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活动极为活跃的时期。人们这时在经济上所拥有的一切新的手段，很快就被用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感情。这是一个人“有话要说”，有浑身的力量要释放的时代。

1095年8月—1096年7月，教皇乌尔班二世^②前来法国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在法国游说期间，曾为11座新建的教堂主持祝圣，而这些教堂又是何等的壮观！用拉乌尔·格拉贝

① 约·甘佩尔：《教堂的建造者》，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年和1980年版。

② 乌尔班二世(Urbain II, 1042—1099年)：罗马第157任教皇，1088—1099年在位。——译者

尔^①的话说,这11座新建的教堂代表着基督教徒的“白袍”^②。它们是:瓦朗斯的主教堂、拉谢泽迪厄教堂、加尔河畔的圣吉尔教堂、克吕尼修道院大教堂的主祭坛、圣弗卢尔教堂、欧里亚克的圣热罗修道院教堂、利摩日的圣艾蒂安大教堂和圣救世主修道院大教堂、夏鲁的圣救世主主祭坛、普瓦蒂埃的圣伊莱尔祭坛。尔后,教皇经过昂热、马尔穆蒂埃和波尔多,来到图卢兹为圣沙特恩教堂主持了祝圣仪式。我们所列举的这些接受教皇祝圣的建筑无一不是罗曼艺术之瑰宝。

除此之外,当时在集市和城堡还广为流传着《罗兰之歌》和其他史诗。至少在十字军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第二次高潮^③时,十字军的队伍中就有一位最早的行吟诗人,普瓦蒂埃的威廉九世伯爵。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事例,证明这个时代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十分活跃。

因此可以说,商人的出现是所有领域的活动复兴的标志。无论是文学,还是建筑艺术,都是伴随着(如果不是提前的话)交通的恢复而复兴的。从此,在各条道路上,特别是在朝圣者经过的道路上,都可以看到商人。

第一次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著名朝圣活动大约发生在公元954年。此后,朝圣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并且经久不衰。其规模越来越大,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每一个时期,都会出现不少新建的教堂。这些朝圣教堂是当时基督教教堂中最

① 拉乌尔·格拉贝尔(Raoul Glaber,约985—约1030年):法国教士、编年史作家,他在克吕尼修道院编写的《历史年鉴》,广泛记述了欧洲10世纪前后的生活画面。——译者

② 白袍:在古代为纯洁和虔诚的象征。——译者

③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他的煽动下,许多农民组成了“穷人十字军”,于1096年春出发东征,到达小亚细亚后,被塞尔柱土耳其人打败,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第一次高潮;1096年秋,封建主开始十字军东征,于1097年7月攻占了耶路撒冷,是为第二次高潮。——译者

宏伟的建筑。还有一些半似收容所、半似医院的教堂，为商贸香客提供膳宿、为病人提供医药。一条条千年古道在朝圣者的脚下苏醒了，如越过阿尔卑斯山通向罗马的古道；无数条新路也相继在他们的脚下出现，如经过比利牛斯山通向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道路。除去远方朝圣外，当地的著名圣地，如勒皮^①的圣母教堂，也吸引着大批朝圣者。在这类圣所，如在加尔的圣吉尔教堂，一般安放某个圣人的遗物复制品。潮水般的人流涌向条条大路，或步行、或骑马。人们往往结伴而行，这不仅是为了对付路途上的艰难险阻，同时也是出于真诚的友爱之心，就像今天的大学生们结伴步行去沙特尔或乘车去卢尔德那样。

修路架桥很快被看作基督教的善行义举。横跨埃罗河的著名大桥迪亚布尔大桥修建于1025年至1031年间。这座至今仍然完全无损的大桥是我们所知道确切建造年代的最古老的大桥之一。建造这座大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沟通圣吉尔通向罗卡马杜尔的道路，为朝圣者提供方便。

骑马的朝圣者哟，

过桥乐悠悠；

徒步的穷苦人哟，

无马又无舟……

圣吉尔的香客哟，

打从这里走，

前去罗卡马杜尔，

圣母教堂就在山头。

^① 勒皮(Le Puy)：法国城市，今为上卢瓦尔省的省会。勒皮的圣母教堂是带有东方情调的罗曼建筑，为法国最著名和最漂亮的圣母教堂。教堂里的圣母雕像是朝圣者的朝拜之物。——译者